

气的感觉，医护人员真的很不容易。

到的第一天，有人知道心理医生来了，就有患者找到我说，你赶紧去看看一个老太太。原来，这个老太太进了方舱医院以后，每天都在打电话哭诉，她的老伴因为新冠肺炎已经去世了，她情绪很不好。说实话，这些经历旁边的病友听第一遍的时候，觉得她很可怜，很同情，但要是天天听，加上老太太嗓门也大，也受不了，而且方舱医院的病房很大，周围的病友也被带的情绪不好了，大家都有些沮丧。

所以我到她床边了以后，就握着她的手，跟她聊了很长时间。其实心理咨询大多数时候也是在倾听，他们需要倾诉，最后我再给她一些建议，告诉她我能为她做些什么。我告诉她，她必须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康复了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就写下来，她慢慢也就平静了下来。

在方舱医院里，我发现自己很受欢迎。或许是因为这个病目前没什么特效药，医护人员没啥办法，但我做心理疏导，往往一交流就是个把小时。聊着聊着，大家就处成了朋友。

后来，方舱医院渐入正轨，我就到了武汉商职医院。相对于金银潭、协和、同济这些大医院，商职医院是一家二级医院，很多运到武汉的物资都送不到这里——就我的观察来看，其实武汉现在并不缺物资，但是在分配上存在一些问题，比如很多定点医院，知名度高的医院，政府的分配上会优先照顾，还能接收社会的定点捐赠，但商职医院这样的医院，知名度低，我们进病房，连套像样的防护服都没有。

于是，我开始给商职医院的医生护士找防护物资，我还把这一情况反馈到了指挥部。没想到，指挥部要求整改的通知下达到区以后，医院院长还埋怨我多事，但基层的医护人员给我发消息：毛老师，我们都支持你。

我觉得我还挺开心。

这两天，我给医院搞了点鲜牛奶，医护人员需要营养，病人也需要。

## 社区工作人员在我面前崩溃

很多时候，我在社区帮忙。有一起工作过的社区干部也被病毒感染了，我想去医院看他，他死活不让我去，怕我被传染，风险太大。

你看，疫情面前，就是这样，有些人让你恼火，有些人让你流泪。



帮助一些武汉流浪者找到了能够收容他们的酒店。

记得2月10日，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马国强说，截止到2月9日，武汉户数排查的百分比已达到98.6%，人数排查百分比达到99%，并争取在2月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的检测清零。

这个数据很快遭到了网友的质疑。身在一线的我，自然更加了解这一数据的荒谬。当时，我在武汉水果湖街道支援工作，但当时该街道仍有180余名确诊患者得不到收治，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危重症患者，他们与健康的居民居住于同一小区，增加了病毒传染的风险。在武汉，像水果湖街道这样的基层社区还有100来个，保守估计还有10000多未收治的病人。

我把我收集的这些情况写成了一个报告，建议社区要进行拉网式的排查，把病人都找出来，这份报告被辗转递给了上面，据说上面很快就批示了。过了几天，2月13日，湖北省、武汉市双双换帅，这一天，武汉市新增了13436个确诊患者，是前几天的六七倍。

我不敢说这份报告在其中起到了多大作用，毕竟领导们有很多消息渠道。但13436这个数字出来以后，再走到武汉大街上，你能明显感到氛围要比以前轻松了很多。

不过，由于武汉要求社区严格实行社区封闭管理，这两天找我的人又变多了。前阵子，一个保安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精神问题，我过去处理了之后，他情绪暂时稳定下来，但我还是希望他的父亲能尽快赶来照顾他，因为现在他的情况，需要一个既亲近又有威严的人在身边，才能管住他。由于干预及时，这个小伙子如今已经恢复了正常。

当天，处理完这个案子以后，我去社区的办公室坐了坐。社区的小姑娘跟我聊着聊着就哭了，她年纪不大，非常时期的氛围让她崩溃，我默默地听她说话，尽我所知给了她一些建议。

那天回到家，已经晚上11点了。